乱世做人，简直不是人

姚稚鲁

“慰儿：要知道没有了你们便没有了我……我虽然在外面，一颗心却天天在您身上呢！”这是上海沦陷后小学教员姚稚鲁奔波逃难时在家书里跟女儿说的话。说完这话不久，他就在忧愤交加中去世，但无人知晓他死于何处。只有他先后寄给妻子女儿的10余封家书，成了这位年轻的丈夫和父亲留在世上仅有的痕迹。

离开上海两个月了，在这里只有忧愁苦闷，白白的吃了人家的饭，鱼啦肉啦，谁亏待了我呢？不过总是一个不自在，失业的痛苦，真够味哪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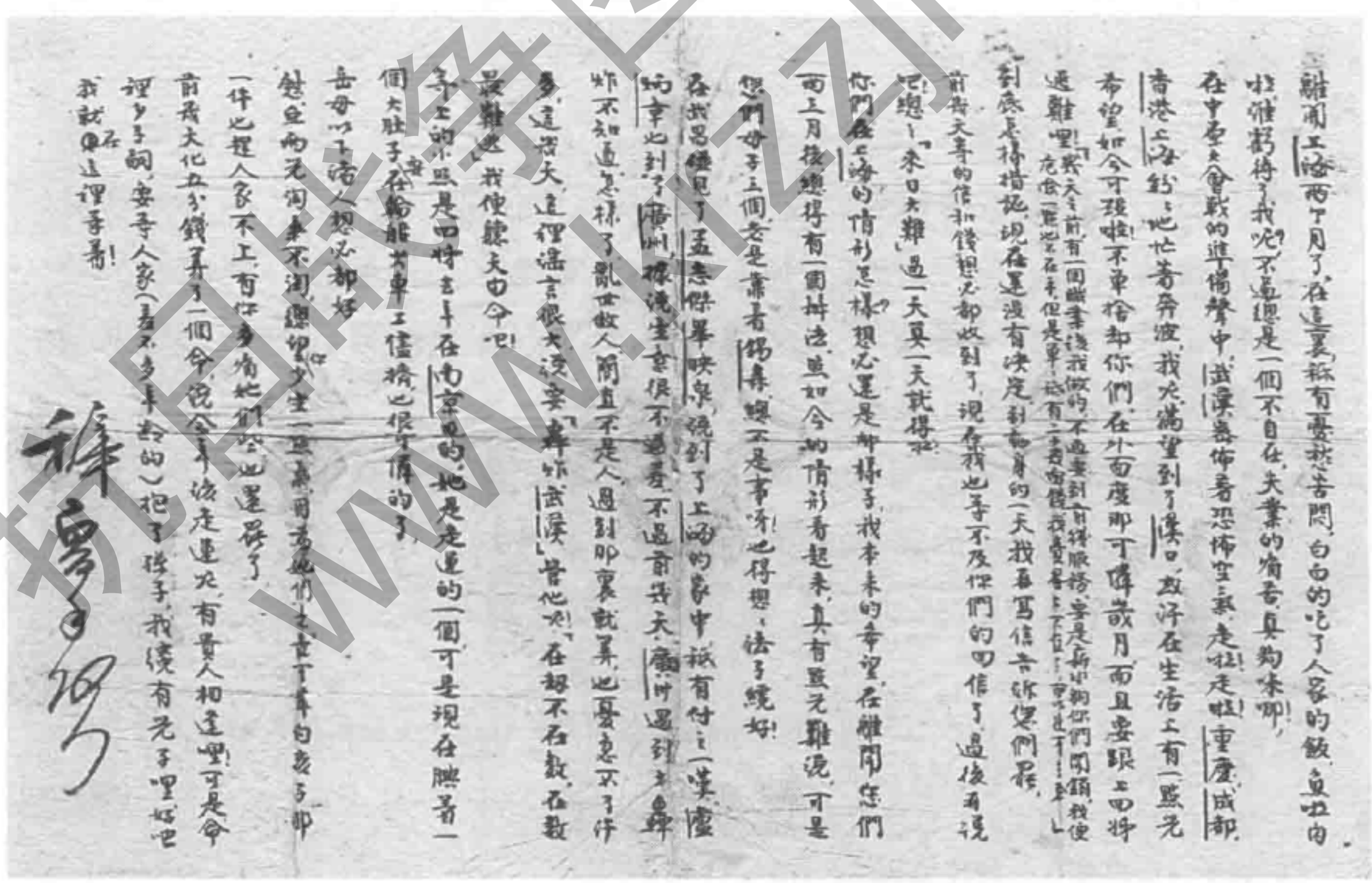
在中原大会战的准备声中，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，走啦！走啦！重庆、成都、香港、上海，纷纷地忙着奔波，我呢，满望到了汉口，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儿希望，如今可毁啦！不单舍却你们，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，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难哩！（几天之前，有一个职业该我做的，不过要到前线服务，要是薪水够你们开销，我便危险一点也不在乎，但是单单只有二十几块钱，我觉得太不值了，所以没有去干）到底怎样措施，现在还没有决定，到动身的一天我再写信告诉您们罢。前几天寄的信和钱想必都收到了，现在我也等不及你们的回信了，过后再说吧！总之，“来日大难”，过一天算一天就得啦！

你们在上海的情形怎样？想必还是那样子，我本来的希望，在离开您们两三月后，总得有一个办法，照如今的情形看起来，真有点儿

难说，可是您们母子三个老是靠着锡森[①]，总不是事呀！也得想想法子才好！

在武昌碰见了孟志杰、毕映泉，说到了上海的家中，只有付之一叹。卢炳章[②]也到了广州，据说生意很不差，不过前几天广州遇到大轰炸，不知道怎样了？乱世做人，简直不是人，过到哪里就算，也忧急不了许多。这几天，这里谣言很大，说要“轰炸武汉”，管他呢！“在劫不在数，在数最难逃”，我便听天由命吧！

寄上的小照是四姊去年在南京照的，她是走运的一个，可是现在腆着一个大肚子，要在轮船火车上尽挤，也很可怜的了。岳母以下诸人想必都好。慰、亚两儿淘气不淘？总望你少生一点气，因为她们是最可怜的孩子，哪一件也赶人家不上，有你多痛[疼]她们些也还罢了。



① 锡森，姚稚鲁女儿姚慰瑾的三舅。

② 孟志杰、毕映泉及卢炳章，此三人都是姚稚鲁的朋友。

前几天化［花］五分钱算了一个命，说今年该走运呢，有贵人相逢哩！可是命里少子嗣，要等人家（差不多年龄的）抱了孙子，我才有儿子哩！好吧，我就在这里等着！

稚鲁手启[①]

新娣[②]：

读三十日来信，知亚瑾出痧子[③]，已经好了。不过您又担了多少心事，为了多少难！

唉，争强要胜的我，现在竟弄到束手无策的地步。虽说您们的三哥三嫂看在自己同胞姊妹的面上，不会嫌恶您，可是教［叫］我哪里对得住他们呢？不但对不起他们，也对不起你。再说一句，我的妻子女儿叫人家养活，实在自己也对不起自己呀！我所以说，“死”是人所怕的，到了死，甚么都丢了，倒也干脆。像我活又活不了，死又死不成，这罪真够受哩！

不是我发牢骚，说那一套话，实在是太可怜了。自从四姊带了南筠、之光[④]到磊石塘以后，这里我和乃盛[⑤]住着，伯元[⑥]、二哥都尝受了孤独的生活。除了吃饭上饭店之外，洗脸哩，沏茶哩，洗澡哩，洗衣服哩，噜噜嗦嗦多少事，您想该怎么办？有钱还好，一切总容易解决，不过不便些罢了。想我该怎么办呢？

二哥他局里常常闹着解散，虽然要是武汉能是保卫的话，一时还不至于此，可是他的薪水一减再减，下个月起，只有五十块了。要是我再找不到一个职业的话，常［长］此带累人家，终不是一个办法

---

① 此信没有收信人，也没有时间，根据信的内容可知，收信人应为姚稚鲁的夫人马芳珍，时间应在 1938 年 5 月姚到达武汉以后。

② 新娣，姚稚鲁的夫人，即姚慰瑾母亲马芳珍的小名。

③ 痧子，即麻疹，一种传染病的名称。

④ 南筠、之光，姚稚鲁四姐的两个孩子。

⑤ 乃盛，姚稚鲁四姐的大儿子。

⑥ 伯元，姚稚鲁的四姐夫。

呀！因为我的处境困难，再想到你在上海不是同我一样么？亚瑾出痧子，这是免不了的，不过你们那里有许多小孩子，真该急死人咧！想我，想你，我真该自杀！所以你的来信说："今年这里瘟疫很重。"真是有这一回事么？那么我该祈求第一个瘟我。

衣服么？用不着寄来，我现在还是穿那老布衫绔[①]，一件线春单衫，是我的"出堂袍"。要是谋到职业的话，这里通行短衣服。二哥给了我一套白斜纹制服，伯元有一套绿哔叽的制服料，可以使用，您放心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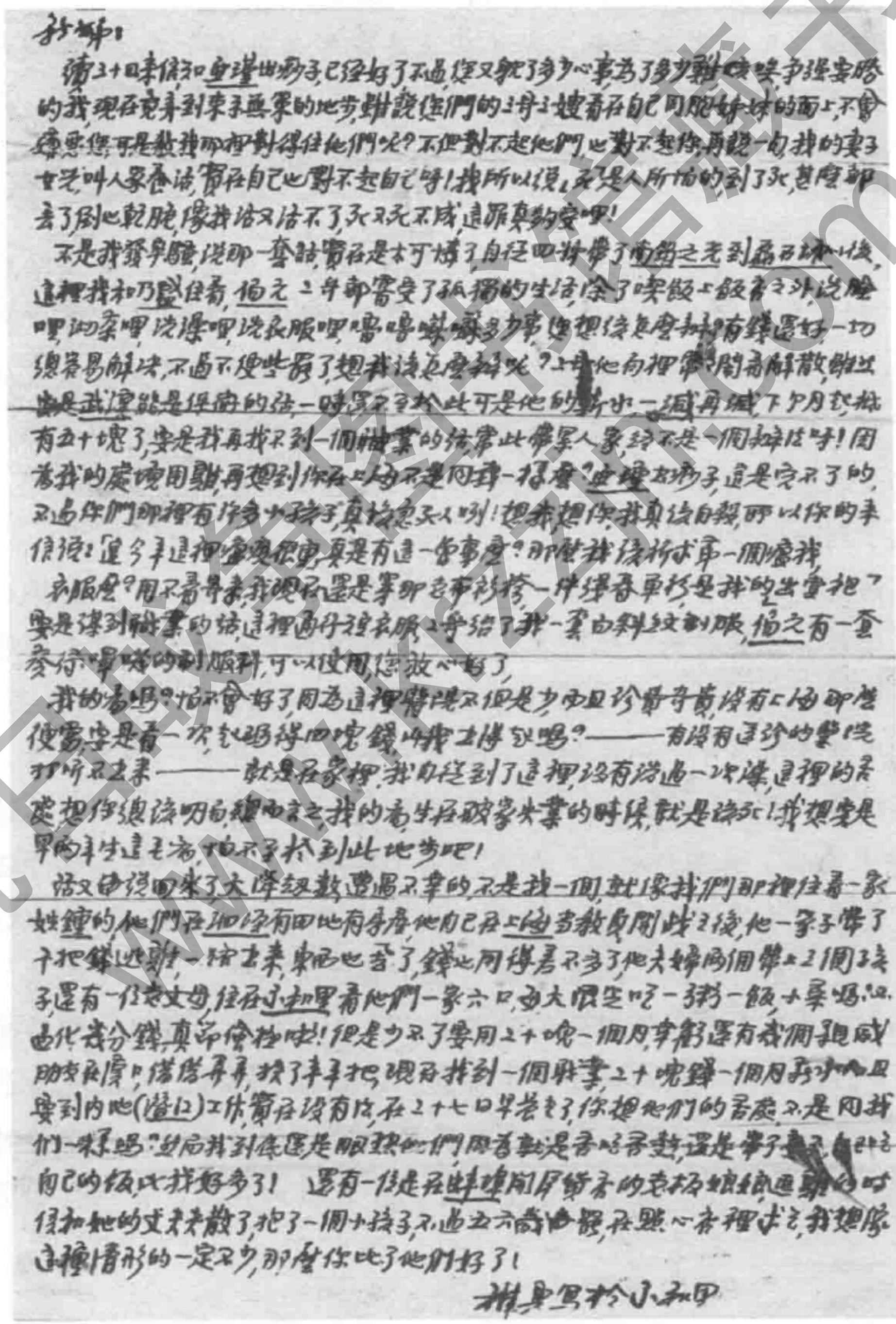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病吗？怕不会好了，因为这里医院不但是少，而且诊费奇贵，没有上海那么便当，要是看一次，起码得四块钱，叫我出得起吗？——有没有送诊的医院，打听不出来——就是在家里。我自从到了这里，没有洗过一次澡，这里的苦处想你总该明白。总而言之，我的病生在破家失业的时候，就是该死！我想要是早两年生这毛病，怕不至于到此地步吧！

话又说回来了，天降劫数，遭遇不幸的，不是我一个。就像我们那里住着一家姓钟的，他们在泗泾有田地有房产，他自己在上海当教员。开战之后，他一家子带了千把钱逃难，一路出来，东西也丢了，钱也用得差不多了。他夫妇两个带上三个孩子，还有一位老丈母，住在永和里，看他们一家六口，每天限定吃一粥一饭。小菜吗？不过化[花]几分钱，真节俭极啦！但是少不了要用二十块一个月，幸亏还有几个亲戚朋友在汉口，借借弄弄，挨了半年吧。现在找到一个职业，二十块钱一个月薪水，而且要到内地（潜江）工作。实在没有法，在二十七日早晨走了。你想他们的苦处，不是同我们一样吗？然而我到底还是眼热他们，因为就是苦吃苦熬，还是带了妻子，自己吃自己的饭，比我好多了！还有一位是在蚌埠开洋货店的老板娘，逃难的时候和她的丈夫失散了，抱了一个小孩子，不过五六岁罢，在点心店里求

① 绔，同裤。

乞。我想像这种情形的一定不少，那么你比了他们好了！

稚鲁写于永和里



敬禀者：

德三十日来信知重瑾出痧子已经好了不过您又就了许多心事，为了多少辛苦唉，争强要胜的我现在竟弄到束手无策的地步，虽说您们的三哥三嫂看在自己同胞妹妹的面上，不会亏您，可是教我那样对得住他们呢？不但对不起他们，也对不起你，再说一句，我的妻子也无叫人家养活，实在自己也对不起自己呀！我所以很不是人所怕的到了北，甚麽都丢了倒也乾脆，像我活又活不了，死又死不成，这罪真的受哩！

不是我发牢骚，说那一套话，实在是太可怜了，自从四岁带了侄孙之光到扬州以後，这种我和乃璧住着，伯元二年都需受了孤独的生活，除了吃饭上饭者之外，说脸哩，洗菜哩，洗澡哩，洗衣服哩，喂喂喊喊多少事，您想侄媳那有样样好一切总容易解决，不过不便些罢了，想我侄媳怎样呢？上年他向柳州闹着解散，离过两次，武汉说是保留的位，一时还不至於此，可是他的脾气一经再碰下个月就有五十块了，实是我再找不到一个帖实的结实此等家人家，给不是一个拖住呀！固为我的处境困难，再想到你在北方不是同我一样有个重瑾在痧子，这是完不了的，又为你们那样有许多小孩子，真拉急天人咧！想来想你，我真没自报，所以你的事信说：「这个事这种重境很实，真是有这一番事实？那就我後悔求革一个懒我，衣服是？用不着寄来，我现在还是穿那老羊衫裤，一件绿香单衫是我的出客把，要是寄到武汉的话，这种西行邮寄脱了，并给了我一套由斜纹制服，伯之有一套参行穿啥的制服料，可以改用，您放心好了。

我的病呢？怕不会好了，因为这种肺病只怕是少西医诊断有没有，如即使医好是看一次，就得四块钱，叫我上得起吗？——有没有医疗的医院，打听不出来——就是在家里，我自经到了这里，没有游过一次湖，这里的景致想你很该明白，总而言之，我的毒生在破家失业的时候，就是该死！我想实是早的丰生这毛病，拖不了於到此地步吧！

据又由汉回来了大降级数，遭遇不幸的，不是我一个，就像我们那种住着一家姓钟的，他们在汉有田地有房屋，他自己在汉当教员，两战之後，他一家子带了十把钱逃难，一路走来，衣服也当了，钱也同得差不多了，他夫妇两个带着二个孩子，还有一位老丈母，住在小如里，看他们一家六口，每天喝点吃一粥一饭，大家喝点西北风，分钱真命值钱哦！但是为了要用二十块一个月，事务还有我们跑威胁的安在厦门，储储再再，找了半年把，现在找到一个职业，二十块钱一个月，为了要到内地（潜江）工作，简直没有法，在二十七日早去了，你想他们的景况，不是同我们一样吗？幸而我到保定是服侍他们两老，虽是吃的苦些，还是拿了点点自己的钱，比我好多了！还有一位是在蚌埠开屠宰场者的老板娘，他逃难的时候和他的丈夫失散了，把了一个小孩子，不过五六岁，在路上无奈何，在路心苦得很，我想像这种情形的一定不少，那么你比了他们好了！

稚鲁写於小如里

新娣：

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我一生就吃当断不断的亏，在预备到汉口之先，不是有一百块钱么？不是想要你一同走么？但是怕这样怕那样，终是疑而不决，末了到底我一个人走了。哪里知道有一百块钱的盘费，我们大小四个都够了，虽然这是陈话也是废话，可是现在看了慰儿出面写的一封信，平添了十二分的忧愁，又是懊怕又是着急，因此把陈话又提起来了。

你们母女三个，靠着三娘舅本来说不过去，而且孩子们又多，挤在一间屋子里太不兴［幸］了，所以接到你的信说"亚瑾出痧子"，我就怕，怕过了人才麻烦哩！现在小弟[①]也出痧子了，虽说小孩子终免不了这一关，可是总是我们亚瑾先出痧子的不好，要是您们不住在一块儿的话，哪有这会［回］事呢？现在我只有默默地念着："希望小弟的痧子十二分顺当"，而且请您立刻写信告诉我，使我放心。——快信寄汉口一德街平汉车务处运输课——

在这里我有几点困难：

Ⅰ. 没有您，我不能住在二嫂一起。——白水

Ⅱ. 没有您，我的病就不能常常敷药洗涤，以至于不会好。（来了三个月没有洗过一会［回］澡，您就该知道我的苦情了）

Ⅲ. 钱的一方面呢，我这里要用，您那里也要用，弄得两头三计束手无策。

Ⅳ. 四姊走了之后，弄得我留又不是，走又不是，走头［投］无路。

★六弟来过吗？他现在怎样了？

★春和[②]常来吗？我一到汉口就寄过一封信，到今朝连回信也没有，他跑街[③]生意好吗？

---

① 小弟，姚慰瑾舅舅的儿子。
② 春和，姚稚鲁的一个学生，也是邻居。
③ 跑街，方言，意为跑外或担任跑外工作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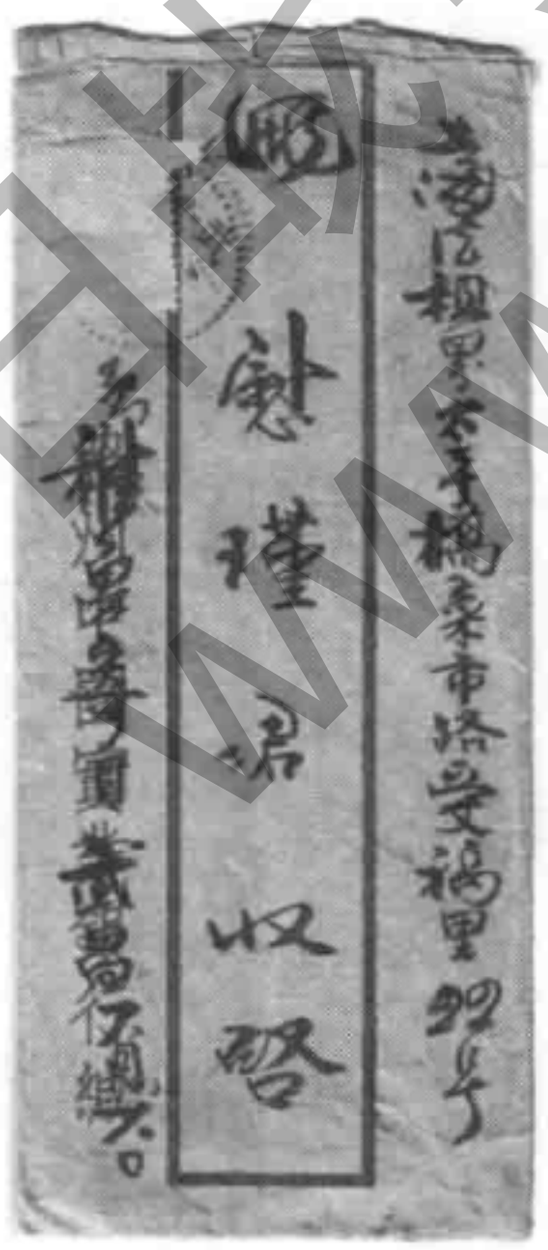
★元嫂那里您不见得常去吧！要是碰见的话，您不要忘了说："我望望她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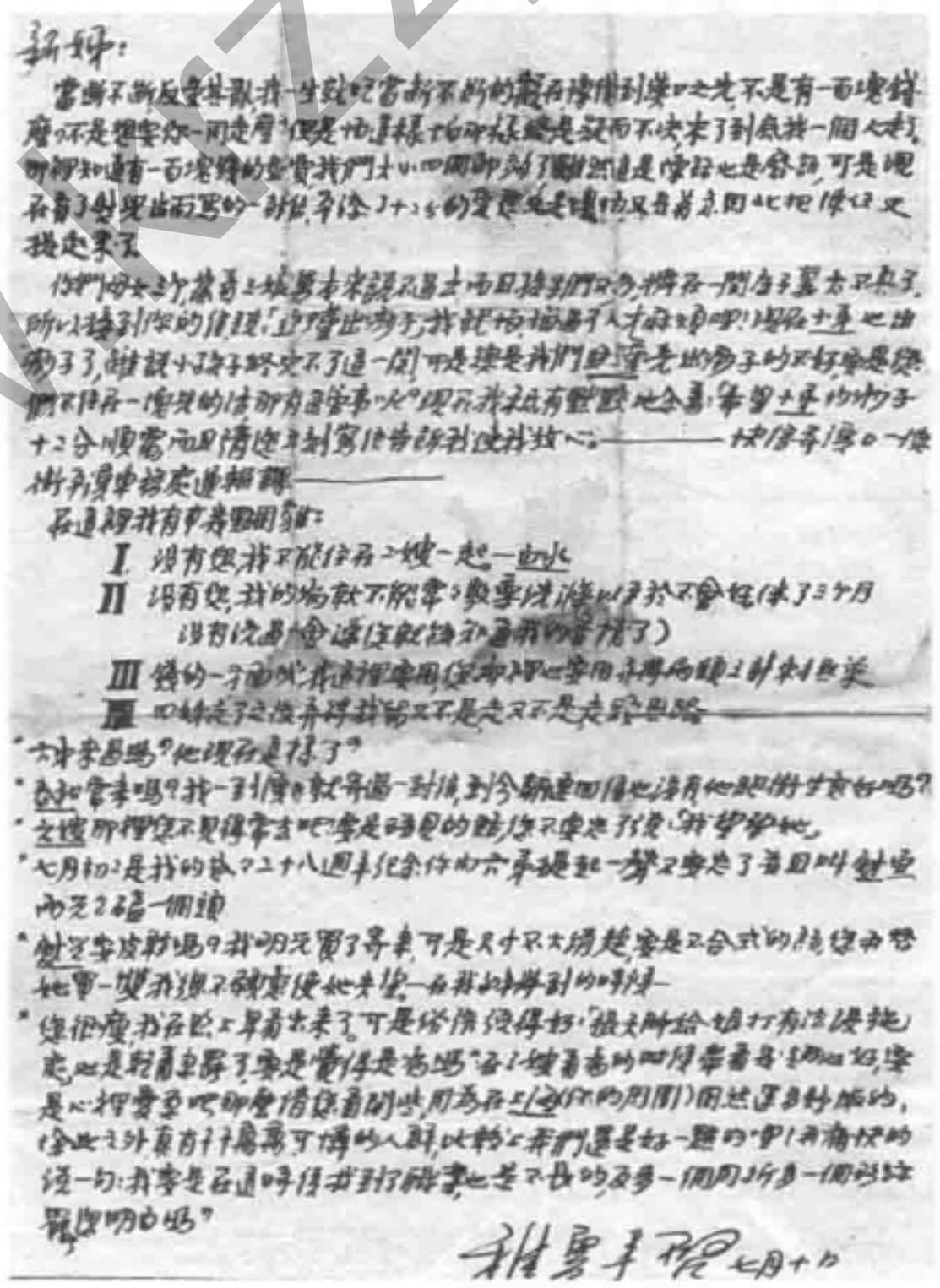
★七月初二是我的爸爸二十八周年纪念，你向六弟提起一声，不要忘了，并且叫慰、亚两儿去磕一个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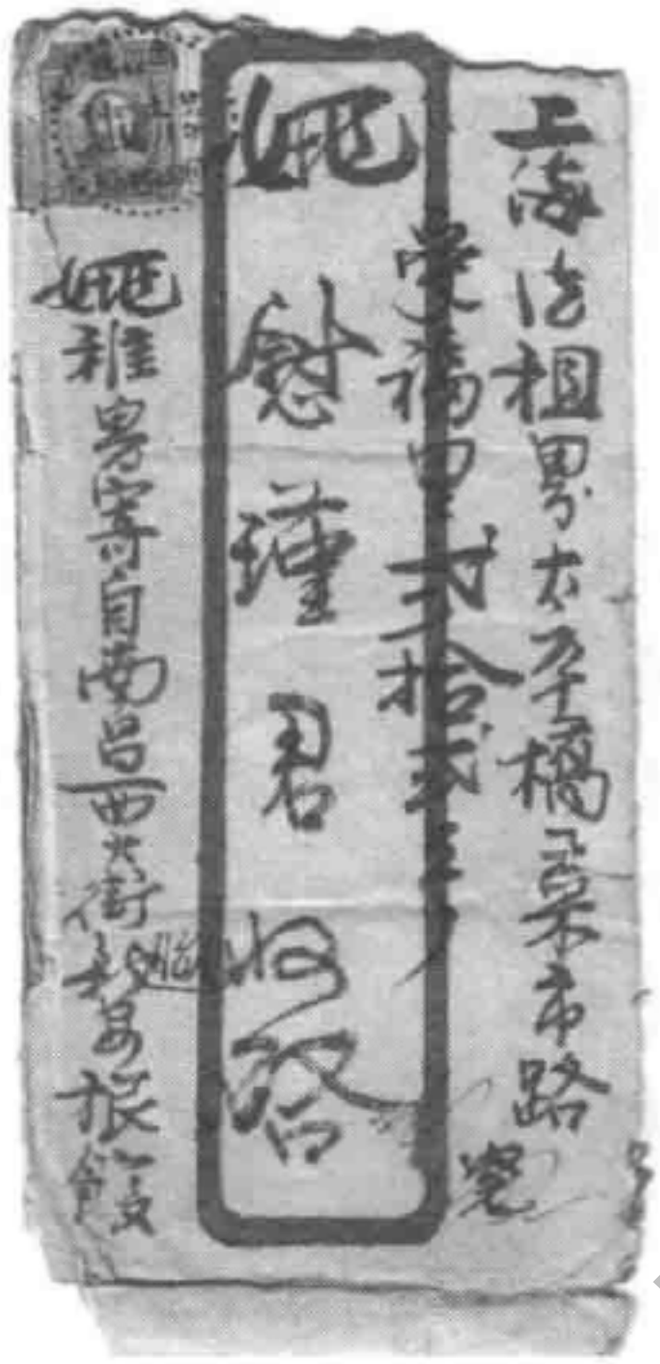
★慰儿要皮鞋吗？我明儿买了寄来，可是尺寸不大清楚，要是不合式［适］的话，您亦替她买一双，我总不愿意使她失望。——在我办得到的时候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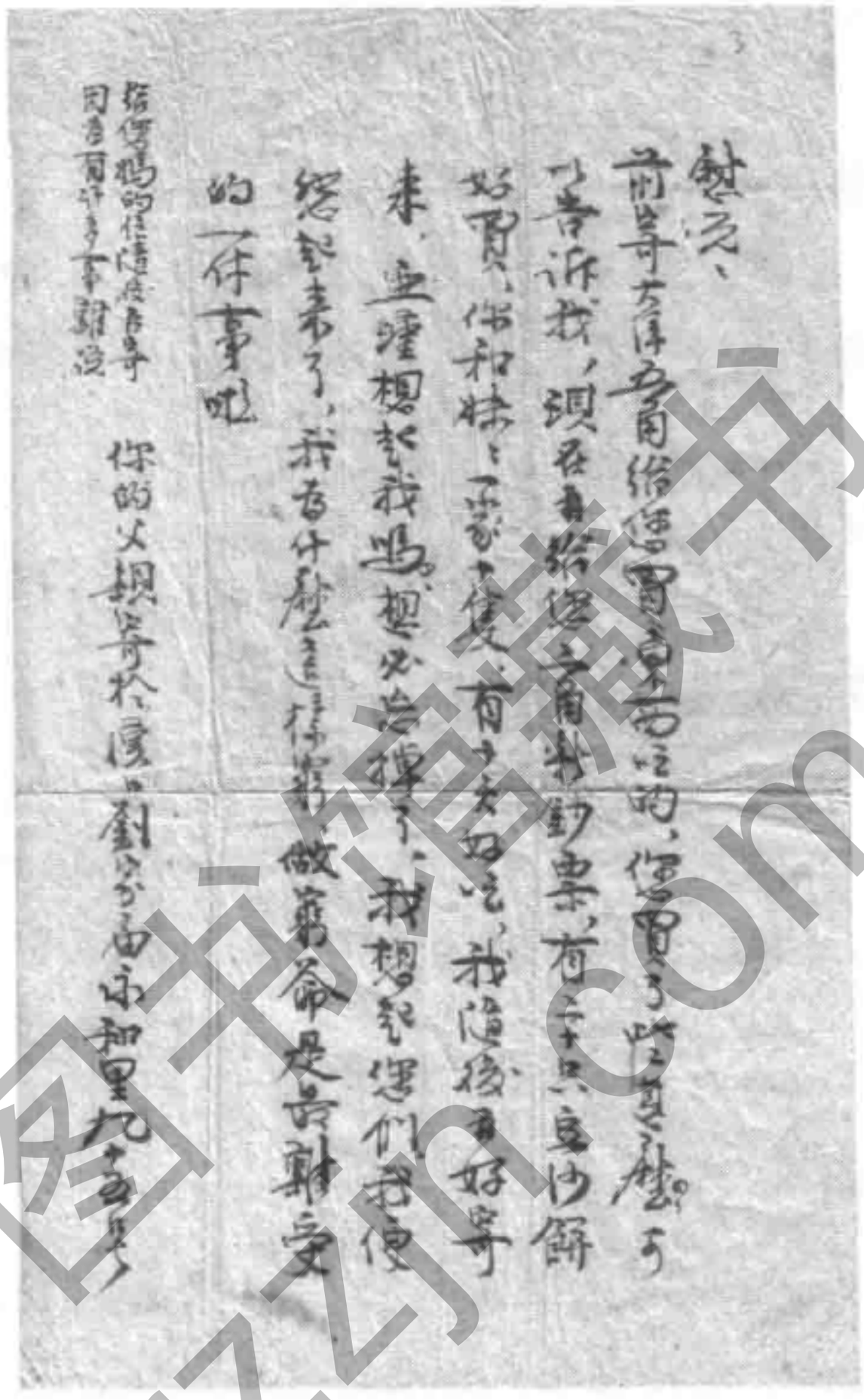
★您很瘦，我在照上早看出来了。可是俗语说得好："张天师给娘打，有法没施处。"也是干着急罢了，要是觉得是病吗？在三嫂看病的时候带看几趟也好；要是心里忧急吧，那么请您看开些，因为在上海（你的周围）固然还多舒服的，除此之外，真有千千万万可怜的人群，比较上我们还是好一点的哩！再痛快的说一句：我要是在这时候找到了职业，也是不长的，反多一个周折多一个形迹罢了，您明白吗？

稚鲁手启七月十日









抗日战争图书馆
www.krzzjn

慰儿：

您要鞋子，我明天买了就寄（因为今天大雨不能出门）。不过邮局寄东西是很慢的，差不多要三个星期好到，你不要急，等着好了。

慰儿：

前寄大洋五角给您买东西吃的，您买了些甚么？可以告诉我。现在再给您二角新钞票，有二十只豆沙饼好买，你和妹妹一家十只，有十天好吃，我随后再好寄来。亚瑾想起我吗？想必忘掉了，我想起您们，我便愁起来了，我为什么这样穷，做穷爷是最难受的一件事啦。

给您妈的信随后再寄，因为有许多事难说。

你的父亲寄于汉口刘家庙永和里九十五号

慰儿：

“悲莫悲兮生别离”，古人早有此言，我为什么要舍却你们千里迢迢在外面奔走呢？但是，千不得已、万不得已，终究舍却你们到了温州，看着信如[①]追他的两个儿子，我便想起你们来了！到了南昌，看着明哉[②]祖孙三代都么快乐呢，我又想起你们来了！一家子弟兄，幸运之不同如此，我本来抱着十二分热望，图下半世快乐，自从你两兄夭亡后，人生之意义已尽，叫您慰瑾，就是有你可以安慰我，哪里知道，现在又舍却你们千里迢迢在外面奔走呢？现在我离开了上海，“几时亦回上海”这句话已经不在我希望之中了，但是难道和你们终不相会了吗？那么我仓皇奔走，究竟为了谁呢？究竟为些甚么呢？在我的意思，宁可带了你们喝粥汤，不愿舍却你们吃鱼肉，您母亲在持家的条件上，的确是贤妇，但是因为观念的错误和我相拗，两人不同心的结果，终于造成了破家的下场，不过，在这年头家破人亡的不知道有

① 信如，姚慰瑾大伯父的二儿子。
② 明哉，姚慰瑾大伯父的大儿子。

多少，趁这一杓水，还有一点推托，但是重敲锣鼓再开场，还要经过许多艰难困苦！

慰儿：要知道没有了你们便没有了我，所以我最低的条件是不许你们离开了我，前几天寄十块钱，并且带寄了四毛大洋给您和妹妹买东西吃的，想必已经收到，明天，到了汉口自然再要寄一点给你。你总要乖些，不要叫你妈生气，要知道，我虽然在外面，一颗心却天天在您身上呢！

外婆好吗？娘舅、舅妈好吗？姊姊、哥哥、弟弟、妹妹都好吗？你和他们说："我很记□着呢！"

你的父亲写于离开南昌的上一天五月二号

信刚写完你母亲的来信也收到了，到汉口之后和您二伯父相会之后再详细讲吧。

背景链接

这批家书纸张大小、质地不一，有的用钢笔，有的用毛笔和铅笔写成，可见作者当时处境的艰难。然而，它们真实记录了一位失去家园的难民辗转流徙、悲凉无助的人生轨迹，通篇贯穿着醇厚的父爱和亲情。

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2日，中国军队终于抵挡不住日军的猛烈进攻，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，放弃上海，全线撤退。至此，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战事结束，上海沦陷。对于上海的小学教员姚稚鲁一家而言，这也是噩梦的开始。

姚稚鲁家原在上海南市，淞沪会战爆发不久，南市区老城厢很快陷于敌手，百姓纷纷逃难，姚稚鲁只得率妻子和两个女儿慰瑾、亚瑾逃往法租界妻子马芳珍的三哥家。面对纷乱的时局和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生活，姚稚鲁与妻子反复商量，几经犹豫，第二年4月的一天，最

终决定抛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，独自一个人揣着100元钱，到南昌、武汉等内地谋生。谁也未曾料到，这一走竟是他与家人的永别!

姚稚鲁，20世纪30年代摄于上海

“我当时还不到5岁，妹妹更小，什么都不懂。但我不会埋怨父亲，他当时选择自己一个人走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”2005年，年逾七旬的姚慰瑾接受笔者采访时说。

对于当时只有5岁的姚慰瑾来说，父亲给她留下的记忆实在是太少了，但是父亲走后，接连寄回的10余封家书则伴随着她的一生。60多年来，无论怎样的政治运动和颠沛流离，她都没有割舍这10余封铭刻着父亲血泪的家书。因为，从中读出的不仅有父亲迁徙流亡的苦难，更多的是对妻子、女儿的牵挂和挚爱。通过家书，父亲的形象和个性在她的心中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丰满。

现存的家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姚稚鲁寄人篱下、生不如死的生活状态。

“父亲原是小学教员，为人耿直，疾恶如仇，对亲人、朋友具有爱心，非常爱国。他诗书画都很好，常为人书扇面、写寿字、做寿礼等。”姚慰瑾只是依稀由母亲和舅舅口中听到父亲的这些情况，知道父亲是个不愿意依赖别人生活的知识分子。

战事纷乱，上海能给姚稚鲁提供的工作机会实在太少了。他几乎

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.krzzjn.com

只有一种选择——到内地投奔二哥和四姐，尽快安顿下来，然后接妻子女儿团聚。

随后日本鬼子沿长江向内地长驱直入，击碎了姚稚鲁全家的团圆梦。

“听说我父亲是1938年8月去世的。”60多年后的今天，一提起父亲，姚慰瑾还是伤感不已。她一直都不知道父亲去世的确切时间和地点，更无从寻找他的遗骨。“一下子人就没了，我母亲也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父亲的死讯的。当时兵荒马乱，我们孤儿寡母的，又到哪里去找呢？”

姚稚鲁流亡内地期间，正值中日几次大会战之际，华中兵荒马乱，难民如潮。他先后寄回上海的家书也能看得出写于匆忙之中，纸张大小不一，书信形式各异，落笔草草，仓皇之势显然。

姚稚鲁妻子马芳珍与女儿亚瑾（中）慰瑾（右），1938年摄于上海

据说，姚稚鲁离开上海后，经浙江到江西南昌，没谋到职业，但见证了战事。从上面的家书中，不难看出姚稚鲁临终前那几个月凄惶的生活和悲凉的心态。

他离家不久在途中所写的一篇日记里提到：“霎时误传警报，群众纷避，我方惊愕间，乃称并无其事，可笑也。余之生死，早置度外，飞机炸弹等闲视之。故余所至，如温州亦曾被袭，丽水于前数日间飞机光顾至二三十架之多。”

“我既没有享受到父爱，

也很少享受母爱！”姚慰瑾说。

姚稚鲁死后的头两年，马芳珍竭尽全力维持着一家三口的生计，其间摆过小摊，还跑过单帮——到郊区贩米。

“我母亲跑单帮时，曾被日本鬼子抓到过。日本鬼子把她和一个男人关在一起。母亲惦记着我和妹妹，决心想办法跑出来，和那男人商量，那男人却不敢，怕被日本鬼子抓到杀头。后来，我母亲瞅了个机会，果真跑出来了。一路狂奔到我二舅家，一进家门，便禁不住疲劳和惊吓而昏死过去。”姚慰瑾说。

姚稚鲁与女儿姚慰瑾，30 年代初于上海

还算幸运，两年后，马芳珍找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：在一家药厂洗瓶子。老板只招那些没结婚的和死了丈夫的女工。工作很苦，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。在姚慰瑾的印象里，母亲每天天不亮就上班，晚上很晚才回来，“母亲一回来就躺在床上，累得什么活也不想干，什么话也不想说，所以我和妹妹很小的时候就要做所有的家务”。

可是，马芳珍的工资并不足以养家。“记得我们当时吃的东西特别简单，每天只吃稀饭，吃不起菜，至多也就是自己做点咸菜，或者用酱油泡饭吃。家里也没什么家具，6 平方米的屋子，放了一张床、

父亲留下的一个小书架，还有一个当桌子用的小柜子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”姚慰瑾回忆。为了补贴家用，姚慰瑾也要外出打工。母亲带着妹妹睡在床上，姚慰瑾在床边铺张席子睡觉，夏天小屋闷热难当，就睡到街上。

对于抗战时期的生活，姚慰瑾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害怕。平时轻易不敢出门，怕遇到日本鬼子。生病看医生也难，要坐小舢板过黄浦江出城，来回都提心吊胆。感冒发烧之类小病就在家刮痧治疗，刮得脖子红红的，更不敢出门，“如果被日本鬼子看见的话，他们会怀疑你得了传染病而把你活埋掉”。

那段日子，姚慰瑾经常听舅舅们讲，日本鬼子又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坏事了。

“反正见到日本鬼子就怕，就连狗见到日本鬼子也都怕得要命。后来我上学了，宁可绕很远的路也不愿意碰到日本鬼子，”姚慰瑾说，“是战争夺走了我的父亲。从这些信来看，我父亲的态度也许有些消极，但却反映了战争给一个人和一个家庭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！”

（陈宏伟）

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.krzzjn.com